

知堂與佛教

李雪濤

作為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知堂老人（周作人），與佛教有着甚深的因緣，這是一般人所不甚知曉的，特別是他的名氣建立在廣泛讀者心目之中的，只是一位小品文大家。

知堂與佛教的因緣可以追溯到一九〇一年，那年夏天他考入了江南水師學堂（南京）。當時學校的課本中有『印度讀本』，這時他才知道在經史子集之外，尚有「這裏是我的書」。在南京的學堂裏，一呆就是五年，在這五年的學生生涯中，知堂開始買佛經來讀，最初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在延齡巷金陵刻經處買得兩本佛經：一種是『投身餉餓虎經』、『諸佛要集經』等三經同卷；一種是『楞嚴經』。對知堂影响最大的莫過於菩薩投身餉虎的故事了。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，一直在知堂的記憶上留一痕跡。其中之美而偉大的精神與文章，使年幼的知堂為之激動不已。他以為大禹與墨子也可以說具有同樣的精神。知堂後來在『我的雜學』一文中總結道：「印度古聖賢對於人生特別是近於入世法的一種廣大厚重的態度。根本與儒家相通而更為徹底，這大概因為他有那中國所缺少的宗教性。」四十多年之後，知堂在作

「往昔」三十首，其中第二首便是咏菩提薩埵的，詩中所指即是菩薩投身餉餓虎這一本生故事：

往昔讀佛書，吾愛覺有情。菩薩有六度，忍辱良足欽，布施立弘願，願重身命輕。投身餉餓虎，事奇情更真。平生再三讀，感激幾涕零。向往不能至，留作座右銘。安得傳燈火，供此一卷經。

在南京求學的五年裏，知堂會專門去金陵刻經處拜訪了楊仁山居士。居士傳諭他可修淨土，而以讀『起信論』為入手。當時知堂買了許多種論及注疏和一張大的西方接引圖。由於種種原因終未修成。但在這一段時間裏，知堂讀了許多種經論，涉及到淨土、禪諸宗。除經論之外，知堂後來又讀過好些律書，有大乘的，亦有小乘的。

一九〇九年在日本留學的知堂會接到章太炎居士的信：「豫哉、啓明兄鑿。數日未晤。梵師密史羅已來，擇於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課。此間人數無多，二君望臨期來社。麟頓首。十四。」那是這一年春夏之交的事，當時知堂跟魯迅同住一室。到了十六日

那天上午，知堂便去了智度寺上梵文課，結果學生只有他跟太炎居士二人。後來由於其它原因，沒有學成便中止了。

知堂回國之後，曾有一段時間寄居在紹興的家中。當時魯迅在北平教育部做事。自一九一四年四月份以後，魯迅選購了大量的佛學書籍，總數有好幾百冊之多。這些佛書除自己留下一部份研讀之外，大部份都寄給了在家中的二弟。並且這一時期兄弟倆的通信，大都論及佛學。知堂對佛學造詣之深，只須看看他所涉獵之佛典便可知曉。所以他在以後的著作中能從容地引舉佛典，順手拈來，如數家珍，並不足為奇。

一九二〇年末，知堂患肋膜炎。次年三月因病勢惡化移住醫院，六月又移至西山碧雲寺般若堂養病，九月才下山回家。養病期間，他買來許多種佛經讀，這回所讀的大都是些小乘經，隨後是大乘律。同時在這一段時間裏，他還創作了一些文藝作品。由於病痛的折磨以及社會人生的紛繁複雜，知堂在這些作品中坦露了自己思想中的矛盾、徬徨及在矛盾中用力掙扎的苦悶的一面，但同時也由於大量地閱讀佛典，使得他對世界，人生又有一種新的感受，並且能用雍容的態度對待這一切。六月二十九日在寫給孫伏園的「山中雜信」三中說：「……回想近今所看書上的大乘菩薩布施忍辱等六度難行，淨土及地獄的意義，或者搜求遊客及和尚們的軼事，我也不願再說不愉快的事，下次還不如同你講他們的事情吧。」

在西山碧雲寺般若堂養病的時候，知堂讀了許多律書，他曾在「我的雜學」中說道：「我讀『梵網經』菩薩戒本及其他，很受感動，特別是『賢首戒疏』，是我所最喜讀的書。嘗舉食肉戒

中語，一切象生肉不得吃，夫食肉者斷大慈悲佛性種子，一切象生見而捨去，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象生肉，食肉得無量罪。加以說明云：我讀舊約利未記，再看大小乘律，覺得其中所說的話要合理得多，而上面食肉戒的措辭我尤為喜歡，實在明智通達，古今莫及。又盜戒下注疏云：

「善見云：盜空中鳥，左翅至右翅，尾至顛，上下亦爾，俱得重罪。准此戒，縱無主，鳥身自為主，盜皆重也。」

知堂在七月十四日的「山中雜信」四中評論盜戒此段注疏曰：「鳥身自為主，這句話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，然而又豈是那些提鳥籠的朋友所能瞭解的呢？」

在「讀戒律」（見「風雨談」）中，知堂列舉了「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加」有關睡的規定：「云何睡？睡不得作聲。不得在上座前睡。不得唾淨地。不得在食前睡。若不可忍，起避去，莫令餘人得惱。」文後，知堂讚嘆道：「這莫令餘人得惱一句話我最喜歡，佛教的一種偉大精神的發露，正是中國的恕道也。」

知堂在「讀『經律異相』」小文中，在講到佛教無有尊卑思想，不受五逆之罪，千秋人面鳥身亦能得阿羅漢果時云：「印度事情不能知悉，唯其體察物情，開遮合理，先賢博大之精神可想也。中國儒生嚴於人禽之辨，而此等處又纏夾不清，有愧和尚們多矣。」

一九三七年，知堂在北大增設了「佛經文學」課，在大學課程綱要說明道：「六朝時佛經翻譯極盛，文亦多佳勝，漢末譯文

模仿諸子，別無新意味，唐代又以求信故，質勝於文。唯六朝所譯能運用當時文調，加以變化，於普通駢散文外，造出一種新體制，其影響於後來文章者亦非淺鮮。今擬選取數種，稍稍講讀，注意於譯經之文學的價值，亦並可作古代翻譯文學看也。」後於七月發生了蘆溝橋事變，事遂中止。

知堂有「苦茶庵打油詩」，其八曰：「但思忍過事堪喜，回首冤親一惘然。飽吃苦茶辨餘味，代言覺得杜樊川。」他特別喜愛杜牧「但思忍過事堪喜」之句。一九三四年秋天，在日本片賴製一小花瓶，知堂會親題此句以爲紀念。在諸類忍之中，知堂又最欣賞佛教的忍辱。他在「苦茶隨筆」小引」文中稱：中國對於忍的說法似有儒釋道三派，而以釋家所說爲最佳。文中引「翻譯名義集」、「諸經要集」中有關忍之言論，後又轉引「成實論」云：「惡口罵辱，小人不堪，如石雨鳥。惡口罵詈，大人堪受，如華雨象。」評曰：二語大有六朝風趣。後來知堂在「老虎橋雜詩補遺·渡江」一詩中有：「屢提未足檀施薄」之句，並非偶然。

知堂一生中寫過許多舊體詩，多數寫成於抗日戰爭中及戰後南京老虎橋獄中。（由於知堂在抗戰時期曾與日本合作，這些詩很少受人重視，但實際上它們是研究這位文藝大家思想發展的重要史料。）在老人的詩作中，有許多多幽隱如禪偈的詩句。知堂老人自稱他的七絕是牛山智明和尚一派，而五言古詩得之於寒山子。我們來擇取其中幾首，共同欣賞：

日中偶作寒山夢，夢見寒山喝一聲。

居士若知翻着袜，老僧何處作營生。

（「苦茶庵打油詩」其十）

我是山中老比丘，偶來城市作勾留；
忽聞一聲劈破玉，漫對明燈搔自頭。

（同上其十九）

柳綠花紅年復年，蟲飛草長亦堪憐。

於今桑下成三宿，慚愧浮屠一夢緣。（注）

（「苦茶庵打油詩補遺」其一）

當年愛讀菩薩戒，登堂喜見盧舍那；

繞遍蓮台還自嘆，入官入道兩蹉跎。

（同上其十五）

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知堂老人與佛教因緣之深。知堂在「五十自壽詩」中稱「前世出家今在家，不將袍子換袈裟。」又「半是儒家半釋家，光頭更不着袈裟。」因此，研究知堂與佛教的關係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位現代文學健將的思想行踪、人生態度以及哲學意蘊，從而能夠更全面地了解知堂其人。

注：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，知堂作「桑下談·序」云：「

後漢書」卷三十下襄楷傳中說延喜九年楷上書極諫，有

云：「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，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

久生恩愛，精之至也。」章懷太子注云：「言浮屠之人寄桑下不經三宿，便即移去，示無愛戀之心也。」襄君這話後來很有名，多有人引用，蘇東坡詩中有云：「桑

下豈無三宿戀，尊前聊與一身歸。」